

# 永樂大典

卷一  
七十一

萬二千二百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

宋文帝六

資治通鑑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諸道壇文符鑑旗幟盡  
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鑑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鑑也隋志曰道士受  
道之法初受五十大鑑次受三洞鑑次受洞玄鑑次受上清鑑鑑皆景書  
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惟世所不識鑑龍  
玉鰐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漢  
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  
年不成太子亮諫曰夫人道殊卑高定分<sub>分扶問翻</sub>不可相接理在必然  
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  
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效翻帝不從胡寅嘗見太子  
亮謂卑高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崔謙之作官欲  
令其高不聞鷄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崔謙之同一  
愚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蓋岩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  
氣名其未以術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來矣。日月星辰之繁乎天非若山  
川草木之繁乎地也。昔明森布。疆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  
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端乎故天雖對地而  
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識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  
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樞土山  
則始於木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大  
昭昭舉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繁焉萬物復焉而不離於昭昭之  
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盡足以知天非盡性  
盡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子而言則曰天命自棟受而言則曰天  
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敷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  
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  
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  
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天盡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  
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蓋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言易春秋詰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七一

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數輯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版禮亦渾清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皆終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審慈情性而可想。示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臆度之。漫淫於黃老浮屠或虛荒誤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修肆建謬者。謂已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詣言。或觀其儀貌。或受其詔告。荷契則人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黃葛。倚張修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人不足以為子。帝王雖天而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覺先王正道之故哉。縱犯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入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冠謙之無足云者。在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精古過之。彼其懶信而敢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沮渠余範。將即亮翻。數使門縫。部上者翻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時。續曰。率歸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收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徙居吉州。涼州人閻奧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請告溫翻。守牛又翻。趙七。前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力。備威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遣使請降於魏。後改文翻。甲戌。上以疾愈。大赦。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斟白水。皆取之。下斟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范願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元豐九域志。隋州折利縣有蘭臯。雖按五代志。折利縣後。領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亭。或云仇池二百里。苻愷當作苻移。氏苻氏皆大種也。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  
井縣東南武街城西北。縣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  
破之斬弘祖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尋上郵獲難當兄子建節將  
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  
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  
比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麻玄子孫宋  
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  
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乘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  
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氏胡傳業之沒在明年二月。  
即真道傳語。丙辰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虧傳作吐突安  
弼。氏胡傳作吐突弼。蓋其舊姓。本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督  
熊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臺陽上景平二年。魏取河南。至洛  
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  
熊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臺陽上景平二年。魏取河南。至洛  
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趙七脩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零  
胡移書徐州。轉為楊難當報仇。為于渴翻。甲戌晦日有食之。唐契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夏土

三

攻閼央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作閼央。今從後魏書。閼央遣使詐降於沮渠無  
薛欲與之共擊契。使疏支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薛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  
即亮翻。下同。此必利翻及也契已死。閼央閉門拒之。九月無薛將衛興奴復  
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興奴作衛。余今以後魏書來。并委然無薛  
據高昌。遣其常侍汜雋奉表。諸建康。元首凡詔以無薛都督涼河沙三州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尚在六月。傳在  
九月。未今從傳。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  
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  
王盧胄元年。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  
掃。達所者翻。又所宣翻。抄素林翻。大蘇老翻。李寶遣其弟懷達于永奉  
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授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  
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  
歌。並於用納時時觀翻。辛子恤翻。某吉。洛山壁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污  
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壁追送至汚口。木幾辟寧大動。道產卒木安而辟  
安作赴。後之人不能安養之也。涉彌充翻。癸亥。居士朝。征西司馬朱脩之討

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而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元胡賓嘗見士之後於才而劣於德者解不好順益德以志精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况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避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聞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譖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允也特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滅者又以差次群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无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無腹心官爵既高賞賄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義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史炤釋文載武志切义昌志切旌旗之屬功賞方木切用也。且末西域胡國在鄯善西都且末城因以為號。時戰切治也。高昌並如字高昌本西域軍師前王之故地。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晉時以為郡治至後魏為制吳所據。及闕伯周遂稱高昌王。武興按夷詔傳武興本仇池榜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討之。奔後魏。工其兄子文德。又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十

四

那陵蘆以其弟文洪為白水太守七年興其後遂為武興國虎貢博昆切勇士稱也。若虎貢默吉其猛也。祈山喬移切山名在武都郡西羌地記舊上荷威切姓下子峻切名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緣沔水名出武都沮縣東狼谷胡三省釋文辨誤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汎汚為村落。文始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本同余謂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歌山蠻之歌。凡昔日山蠻之不可制者恭王民之豐蠻故皆出山蠻汚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絕乃以樂歌山蠻為句是不求其義也。趙完璧源委羌音胡康反分去聲傍音刀七尺曰健。差易差音又易去聲敦煌音牀皇郎音且末奈前漢西域博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李寶故涼王李萬之孫也。闢音勸姓也。解見十六年高昌韋唐西戎傳云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地。後漢成已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唐契李寶舅也。趙音曰趣。鬻也。下同。伊洛其名也。武興武興下辨白水皆縣名。虎貢音弄方音招姓也。比至比音必底反灑掃上音所潔反下音蘇根反村落落居也。羌次羌音人賄音悔財也。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真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

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

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移保城

走

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發翻三月庚申還宮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立千關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立千五室言

西千餘里室卑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跋丈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

十步皮高曰高音居號翻足深曰深音式契胡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

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敵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雄谷即鞞谷北史作

鞞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苟胡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符達司上當有軍守否則司下當有

馬突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荷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士朏數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

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荷招嘆能等時弗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五

助文德斬龍舒亮之兵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本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如陰山五月魏古獨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岍城在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辨圍仇池解圍欲還彌遣人謂豹子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復扶人翻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求援使疏史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梯縣西記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茹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祝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父與弟持姜雄相持於此置茹蘆城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城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功錄過自貶良特宜其為魏人所奪下追稼翻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穿翻下同分軍為四道樂安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七一

王範建寧王崇谷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不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特即亮朝。魏主至鹿澤。谷即鹿澤海之分也。今高車率此部所居之地。且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較連可汗。可從列入聲。汗者。宋太祖。見言於魏主曰。賦不意大軍猝至。宣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言今劉摯固諫以為賊營中虛盛。其衆必多。出生平地。恐為所圖。不如須諸軍大集。且待之。然後擊之。見曰。虛之威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博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虛乎。魏主疑之。不忍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額根河北。追突厥。又如弓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為魏謀。劉禁。中山王。太子。張奮。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可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齊之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輪芳翻。誠而軍中有告大驥。可有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見王康翻。人丘堅翻。同相支翻。劉驥可以為信耳。賊主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求堅情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威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渴水成。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威敗死。甲子。魏主還。

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一

六

主明方下詔令皇太子割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宗房博亮與大臣崔氏。大恩氏不睦。崔恩諧之。玄高退人有道術。先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程奉其祖父並慈子。日向之曰。汝何故信謠。欲害太子。佛程驚覺。下佛詔曰。王者大業。奉承為重。備官解綱。百工舊例。自今以後。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歸小吳。今從後魏言。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刺織。朝廷直追。復收又翻。史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戊柔然還也。文昭釋文與之大責曰。岐城苦堅切。後龍秋風沂縣有禹貢岐山。岐水所出。至唐築陽沂城。岐蘆城。上古名望。下落胡切。渡赤河經岐山。二百四十里。即其地。魏同聞視也。一日。後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年。魏津縣東南七十里有岐蘆城。世傳魏博野父與勇將姜維相持於此。復徙岐蘆縣。後周併入岐蘆縣。岐池山在咸州之西百里。隋咸州皆古武都郡地。岐山在秦州府。東去岐蘆道里甚遠。史籍之言未可信也。趙完璧源委。彊音其兩反。姓也。烏薄僕。北狄國名。去平城四千餘里。雄

洛同任朏音雙誕音但卦音王漢音莫沙土曰漢可汗音寒黎音結封  
背音徒合反百揆音求癸反歸第宅也朝請音津劇音喝我反難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借奉音翻孝異曰宋略卒西籍  
曰久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  
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  
臣儀與奉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  
民入見魏主敍奏其事稼北丈古弼傳上谷人上書言先圃過度人無田  
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郡甚遠魏未嘗置先圃於其地而道  
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  
六年辛南平城境度涇南夏屋山皆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葬  
涇南宮闈引溝穿池廣先圃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九史為正  
見賢過魏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園墓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  
征辟却忽起捽樹頭并昨沒弼掣下牀搏其耳蹶其背并入列翻跋馬口  
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則帝失容捨墓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  
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  
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慶而築之勇往  
曰至女曰既覲刑伏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覲於家者另

曰政蹇而蹇慶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  
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為子偽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  
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  
墾田大增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覲於家者另  
曰至女曰既覲刑伏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覲死主  
人門誅門誅者閭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  
工商貢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貢者女母得私立學校教戶教翻達者師  
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直十都大官  
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征財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  
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少典機要宋高  
祖永初李觀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對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事  
至是二十餘年矢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恩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  
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絮之吉蓋借太延四年魏主代柔然  
至白卒時也蠕人充韁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  
從之絜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遇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

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自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識書李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秋鄭絜嵩郡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胡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藉其家財巨萬

帝每言之則切齒發面樂平侯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趙白塗於平城南高二丈不夢登其上

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吉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及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

水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八

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國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戶雜翻庚寅以侍中領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還宮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雨翻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仲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今輸給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納蘭庫殺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得於天下不耕守軍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仲請曰率采坤所類翻相息亮翻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緝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緝世即阿榮之長子緝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伎跋突厥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緝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浩請存合於祀與者五十七所其餘復重及小神悉罷之董直龍翻魏主從之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烽跡復起五

宋齊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周翻。八月己丑，魏主畋于河西，尚言令古弼留守。宇文文翻詔以肥馬給獵騎，獵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時奇寄御書，昔良民，朕還臺先斬此奴！」獵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獵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博普布翻獵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豈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據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偽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子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言一副。水張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扒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觀下載獵未盡發民車也。未絕燈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獵。表曰：「今秋殺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羶食鳥鷹，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役獲不可以不速裁。糜鹿猶可發已賜。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故忠宣翻。騎奇寄翻。戊辰，以荊州刺史衛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燕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

宋書卷一百三十二夏十一

九

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數，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胡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子詔是也。故太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吐至翻此吐至翻。請群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識。連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聲為子偽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荆楚為西夏，夏戶非翻連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連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炮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效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胡寅管見帝以荆川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益深加訓戒。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材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愧。遂疎缺。大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適委諸弟，患莫厚焉。人能戒勸，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宣，豈不盡善？人盡天性，於荊州則忠而大，如而翻。辛子恆翻。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七一

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達可汗遠遼乃止敕達尋車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繼後曰處車魏主  
唯之可及州入聲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問道襲  
吐谷渾聞吉兒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  
子拾寅轄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  
於魏慕利延背阿榮折箭之誠使之招引外寇立於東叛魏固其宜也  
從才用翻師讀曰平降戶江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宛州  
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從宛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文河南  
以兗州治滑臺天祐元祐十三年治鄧山人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  
昌也冀州鎮歷下唐下即應城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  
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黃張本朝直  
邇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更工術翻上時掌翻下  
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以日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檢  
之知亮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光與日相對而推之今在斗十七度  
又測景校二生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生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  
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史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  
可

### 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一

十

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  
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  
大餘者一也小餘者月也月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  
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  
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正  
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  
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辰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  
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  
可

史炤釋大持說大持頭髮也擊下抗也持指各切手打也鼓捲打也徒  
跣足共切徒謂步行跣謂足脫地也蹇蹶上九肇切下居月切芸因子  
分切除蕩間織也春秋丘傳芸人之日償之辰羊切蓮也擗羊蓮切舉  
也誠也大必小切亟覩胡氏切商賓序言曰商生段曰實圖識楚辭切  
符命之言誠也為危子夏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叱延上昌主切吐  
谷渾之種頭銳弋稅切尖也一襲席八幅一稱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  
也故大竹切說文主也或作赤秉赤主生之種間道石見切小道趙完

壁源妻掣音人制及妻也搏音博擊也敵音擊也。公車門名端冕齊服山禮記樂記解注云端玄衣也孔疏云端玄衣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人二寸。衽人二寸。故稱端也。標識也。鑿音廉狠反。耕也。沙門僧也。蠕蠕音軟即柔然也。解見晉書。宋十年索音山谷反。捨也弃市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曰弃市。危音苦浪反。子夏傳云危極也。魏主幸廬。廬音簡演音衍。賸音弱轉反。晚音昌東反。複重平聲盤于遊略音曲師護義李小字比煥也。續音續功業西夏荊州也。素晉五行志上云桓玄始擅西夏間道微道也。絳音急。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史工術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復狹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多以政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惜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毫翻。中讀曰仲律歷志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

### 宋樂本末萬二千二百五十一

土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夫鍾三分夫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蓋康注曰從子數至木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俱稱也。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子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夫鍾之六五夫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伴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大婦又是伴娶妻也子母人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來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

失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酉之管三分益一而上土之子午皆上  
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樂生  
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土於中呂三分益一  
大呂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簇為  
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  
黃鍾為第一宮下土林鍾為徵上土太簇為商下土蕤賓為羽上土姑洗  
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土太簇為徵下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  
應鍾為角太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  
上生蕤賓為角南宮為第四宮上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土蕤賓  
為相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土蕤賓為商上生  
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土蕤賓為商上生  
主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土夷則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大呂為  
徵下土夷則為商上土大呂為羽下生無射為角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  
時為徵上土夷則為商下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夷鍾為第十  
生夷鍾為徵下土無射為商上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夷鍾為角無射為  
宮下土無射為徵上土中呂為商上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零一

三

第十一宮上土中呂為徵上土黃鍾為商下土林鍾為羽下土太簇為角  
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土林鍾為商上生太簇為相下生南  
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  
畢矣中呂上生乾始乾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而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  
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上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  
書補志士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非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  
駿鎮襄陽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恚豐翻騎奇奇翻情於今翻  
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隴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徒叛胡出配郡  
縣甲戌立皇子祚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祚呼韋翻昶且兩翻三月  
庚申魏主還宮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夏四月  
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胥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肩翻曰通其使人知我  
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閉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張文翻丁固斷

丁寧翻使者往來輒抄劫之。於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六月壬辰，魏主北巡。高祖永初二年分涼州之地為南豫州治慶陽。淮西為豫州。或治新陽或治汝南。錄式

約翻 魏肅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錄為豫州刺史。

高祖永初二

魏肅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錄為豫州刺史。

高祖永初二

之為右僕射。武陵王俊持之鎮時。緣汚諸蠻猶為寇。汚脩羌翻水陸梗嶺。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晉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濱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接秦所跨廣固一百餘里。濱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濱水所導。亦曰濱山。濱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抱罕。分徙其民千家。遷上邽。留乙烏頭守抱罕。抱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船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舉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敕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今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城傳。西域復通。復扶入翻。魏主如陰山之北。發

宋書卷一百三十二

立

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頃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還。種韋昌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木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靖之子被橐逆戰。那擊破之。被橐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嘗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姓連定之敗沒于山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聞徒門翻人徒見翻。殺其主據其地死。死者數萬人。九月癸酉上錢衡陽王義季子武帳。同錢義季子往鎮南。免<sub>古</sub>扶佑曰。武帳因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帳。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非應翻。又謂之饌。饌時古崇翻。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與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智其險難。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易以效翻。太祖若歛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織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責以服事天子。為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七一

職也高祖患固本枝崇樹繼絕後世遵守迷樣方岳。謂義真於康義恭義宣皆送各方面繼居兩翻。孫子孫及子秦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唱於金社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李武諸子而宋齊譖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唱音社國之存亡既不是繁卑肆民上左傳晉師號曰天之愛民甚矣。皇其使一人辟於民上非善誨也。魏民間記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蓋翻諸種胡爭應之。杜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鎬水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李翻將即亮翻既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校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時奇寄翻乘於周翻。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鳴磧津。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已來。已當作已。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水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水秋翻。吳人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遣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峰都者謂之峰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開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

###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零一

古

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威寧四年宣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太輪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夾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偽為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歎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劉翻從子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寧人神攸屬舊之缺翻失職南垂謂達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頑人情驟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版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宗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稚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依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站多本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祚舉過於兩臣謗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

競逐庸可遂乎古與時音比肩龍逐榮利所在求所共爭持不得逞其志也。朝直追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辟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殘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宣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多以政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危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爽葉清通曄曾祖江祖寧人奉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引見也曄以此為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嫁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脫隙復敦往好後狀又翻好呼劉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某中為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

付以殘書陳說圖識於是密相署宣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修分名目。  
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  
肆兵犯蹕禍流儲寧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以弑逆之罪歸之。吉福  
流儲寧蓋欲併殺太子幼湛之蹕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  
今達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為天極故以帝位  
為辰極。亞斯氏制殺音受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蹕又  
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固也。蹕等謀  
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蹕拔刀微出削為扣刀。蹕不敢仰視俄而  
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採吐南翻。  
得其檄書還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五之翻。其  
夜呼蹕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  
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蹕。蹕猶隱拒。詣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  
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是吉口翻。分符則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觸  
邪。帝以蹕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  
者熙先望風吐欬辭氣不撓。魏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  
才而溝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  
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  
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熙先摺翻曰願勿  
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豎貢。老許治翻。  
寒。悉則翻。豎詳覈翻。蹕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  
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東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  
色不變。蹕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蹕更有生望。獄吏  
戲之曰外傳唐事或當長繁。蹕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唐事蹕昔據袂  
瞋目躍馬顧時自以為一世之雄。今後懷紛紜畏死乃爾。蹕為太子詹事  
故稱之。蹕已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己未  
蹕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蹕母至市涕泣責蹕以手擊蹕頸。蹕顏  
色不悅。祚疾。各翻。愁也。妹及妓妾未別。蹕悲涕流連。妓并倚翻。泣下訖  
新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蹕語綜曰  
婦今不來。勝人多矣。狀籍蹕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十

佛翻不勝言其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或時往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遠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據冲與群同上飛之古詣云一飛冲天蓋俗之量則慎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忽後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清字弘仁范暉字蔚宗不行於勿期皆粗志而貪權任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矜才以徇遂累葉風索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胡寅嘗見范暉素慷慨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暉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為當照先進其逆計登時登覺變邪志為忠慮宋朝貴賓理不應濟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暉等辭所連引上敍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秦臧熹之弟質在城裏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暉厚善暉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祿付廷尉治罪治上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思亮翻邵璞之兄也胡寅嘗見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許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威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強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虧愚凶暴相為群衆作一堆長可撥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寬強識丈能精贍為劉湛所誤而恩謝達之賢恩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讐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謾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殊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暉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未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割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幸灾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群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忍也嗚呼宋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半載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章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弟倫之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

水樂真卷萬言上

七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七一

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莫朝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者入聲也。二舞大舞武舞也。魏安南平南府移書究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倚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避猶其區周官職方氏移州數日其區歸古日其區在吳究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宜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其區復扶人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郵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鑄簾之秩每存豐厚鑄鈞之績

錄鉤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杜陵曰餼餼許慎翻

史培釋文情一尋切湧山蠻子分切在南陽蔡陽湧水之地以劍仍支一切食也于闐西城胡圓錢慈演切文疾前切說文送也解志懲切具食也或作養肝日夕也猶標上舉兩切下補化切賈兄衣衾衽上去金切被也下如其初文字音義云外席說上木切偽也亦作譌詩曰民之譌言盧水胡落活切北地胡也譌破津上苦勞切下五勞切後魏城名解見上以贊茲即切納賄也從容猶休然也攸屬附也舛昌寃切平誤也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路也左肘後亦作折玷共也檄文胡秋切荷也犯蹕平吉切辭止行人也備陳如切儲制也探取拈取之也詰問謂育也抵觸敵立切謂抵諱也不撓大巧切謂不屈也又大教切置責

罪首已據秋上人牛切下你藏切謂掩袖出臂也瞋目昌真切張目也流連力延留或作連易曰注涕連如熊薪熊薪謂小木散材折而為變省然首惡魚怒惄惄也人大六切烹蘆其瓠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音切薄言也謂所附宗獲璞良角切郎丁禮切苦頭扁曰舍也恨你都切滅也又你盡怨讐承往切鉤也縛主日縛春秋左傳曰春人未縛諸侯趙完璧源委新率首律駿音俊情音陰禪音輝相音昌兩人抱罕特名抱音虎臻音言蒙反顎音魚直反渴音缺病也募音奉廣招也湧音云靖音公田反盤音盤于闐音田父音同西域圖名肝曉也侈音逸樂也汝曹音曾革也隱約後漢趙典傳云典少篤行隱約章懷曰隱猶靜也約儉也高祖武帝奉始明帝年號并明順帝年號館音烏板反乾音下漫反禡破津城名今濟州是也河東蜀秦下大齊明帝三年魏太帝定族姓宋議以薛氏為河東族姓帝曰薛氏蜀人也豈可入郡姓直問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謂之胡郡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焉乃辟我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脚已乎乃入郡姓壁壘也號音流連也驛音筠輒反緜音子宋反數音

顏從容問諸之大持寧謂義康也。十七年十月廢從江州攸屬江也。愕  
音五各反驚也。毛玠音介行玷音店主病未厭音止鹽反鴻大也。奔葉  
奔音亦重也。兼猶世也。曾音增則也。乃已道人僧也。儲寢儲氣牢輔和  
音已擊也。探平琴拈取之也詰則也。抵蹠然推也不撓音閑接也曲也。  
雖無嵇生琴嵇音弓音嵇康持刑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乘李尼嘗從  
古學廣陵散每斬囚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庶同夏侯色夏侯姓也名玄。  
字奉初及就東市顏色不變。時音猶前日也。顯音居郎反煩也。憤音昨  
愁也。流連音連易曰。注游遊女。語音御告也。姪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  
子先生為婦。玩音既勝音升任也。感音威冲音嘉麗也。常均均陶均也。  
劉弘仁劉潛字弘仁。恒音大九反。爭皆也。徇音辭俊反。隨行也。烹音勝  
安戚相。相去聲。官名淮南王漢文帝之弟。擇皇后武帝母。二舞文武二  
舞也。具區秦漢地理志。具郡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注云。國非十數。吳  
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有大湖則有司府。自有有司夜呼轉漢宣  
帝甘露三年呼轉汗旱于入朝錄錄之秩錄說大易采也。秩音錄次序也。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水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光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七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史高撰  
學士丘切之篆  
少校官侍讀丘昌文  
書寫儒士丘處庵  
圖錄監生丘春水草  
董殿傳所